

# 蘭溪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教体文卫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月

# 兰溪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教体文卫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月

责任编辑：徐文洪  
封面设计：凌成澜

兰溪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 兰溪文史资料

### 第十一辑

---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文史教体文卫委员会编

---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

浙江书临(96)059号

---

开本：1/32 字数：12万

一九九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浙江兰溪信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兰溪市第九届委员会  
文史教体文卫委员会、文史工作组  
名    单

**文史教体文卫委员会：**

主任：陈赛明

副主任：徐文洪

**文史工作组：**

组长：胡汝明

副组长：陈永源    徐文洪

组    员：江正中    郑绍忠    俞瑞鸿    翁丽君

# 目 录

## 解放初期我在女埠工作的回忆

.....	杜桂芝口述 王启发整理(1)
南下兰溪前后 .....	张元昌口述 蔡斌、汪敏整理(5)
南下兰溪农村二三事 .....	王秀臣口述 诸葛子房整理(11)
夏德然同志的一段经历 .....	胡汝明(16)
解放战争中兰西游击区 .....	胡汝明(20)
全县第一个反霸试点村工作回忆 .....	..... 张云生口述 鲍运达整理(24)
澈屏剿匪记 .....	张云生口述 鲍运达整理(26)
兰溪匪特暴动纪实 .....	张云生口述 鲍运达整理(30)
忆开辟“严衢”的历程 .....	钱 方(37)
兰溪的黎明 .....	江平、何平治(47)
往事追忆 .....	夏京林初稿 陈星整理(51)
童年时唱的一首歌 .....	郑 威(59)
《兰溪匪特暴动始末》的补充 ...	林庆贻供稿 蔡启生整理(61)
金肖支队生活回忆 .....	徐丽生(63)
建立游埠区乡人民政府纪实 .....	邱溪源(75)
厉熙晖烈士传略 .....	郑明浚(80)
翁友廉烈士传略 .....	张健、欠砧(82)
忆追击日军抵游埠镇 .....	金 明(86)

日军侵略游埠镇暴行	施廷扬(91)
日伪统治兰城三年的见闻	唐景(93)
兰城沦陷时见闻	张燮炎(100)
忆9·18事变时在杭的学生爱国运动	杨绍清(103)
虎口脱险记	章寿眉(106)
八路军军营生活掠影	殷群(111)
淞沪杭战中牺牲的蒋警、舒光苟同志	章渭源(120)
一九四一年的衢中风潮	王开甲(123)
兰溪县立简易师范学潮的始末	张庆珪(130)
本市最早的女子学堂	鲍文达(133)
兰溪昔日的粮行	叶庆宜(134)
兰溪的米行	吴子俊(135)
回忆徐葆三堂药店	徐希庆(140)
建国前后的兰溪防疫保健	饶有光(144)
徐用扬老先生二三事	徐希庆(158)
徐柏园传略	赵海苟(160)
世界著名摄影大师郎静山	赵海苟(162)
我市民间文艺家诸葛珮	蔡斌、章绍清(165)
兴建兰江大桥工程的回顾	李年丰(169)

# 解放初期我在女埠工作的回忆

杜桂芝口述 王启发整理

我出身于山东郯城县方庄区后方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侵略我国，我的家乡也遭蹂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民兵，奋起抗击，保卫家乡。1944年至1945年，我是民兵队伍中的一员。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22岁，组织上调我到郯城第五区工作，那里与江苏交界，这是我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党组织为了培养我们青年干部，后来又调我去滨海地区学习。当时的地委书记兼政委是谷牧同志，我有幸亲聆他的教诲。一个月后，我们组成工作队，到临沂县开展工作，那时的主要工作是两个，一是复查土改，二是组织民兵，动员参军。

1946年11月，形势紧张起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支工作队便成了地方上的武装工作队。12月，临沂被敌人占领。我们只能在枣庄、潍县交界处活动，打击反动势力。为了便于指挥，在临沂设了个临西县。当时虽与上级有联系，但供给不上，生活遇到困难。幸亏那里是老区，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我们仍坚持斗争。

1947年到48年上半年，我们度过整整一年打游击的艰苦生活。

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1947年的山东战场，发生了枣庄、新台莱芜和孟良崮战役，我军一举歼灭了蒋介石的王牌军七十

四师，形势开始扭转，我军进入大反攻阶段。党中央提出，我们要下山追击敌人。1948年就准备打淮海战役了，临沂的敌人也被我们打跑。

在战斗的间隙，上级又组织我们地方干部进行学习，认清革命形势，提高思想认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克服狭隘的地方观念，树立解放全中国思想。后来，我便被调到临沂县委民运部搞组织群众、支援前线的工作，当时的部长是李希平同志。

1949年2月，我们奉命南下，穿上统一发的解放军干部军装，组成华东党校干部纵队。我们的任务将是到南方各城市，以军管会军代表的身份接管地方，建立革命政权。我们从临沂出发，经江苏邳县，沿陇海铁路，过新沂、沐阳，经淮阴、高邮、下扬州，过镇江，一路行军，直到苏州，我们才坐船到杭州拱宸桥住下来。这时大约是5月初，我们开始分配任务。我们到兰溪的同志一共85人，大家想到等待我们的是新的战场，不禁心情激动。我们乘火车经过金华到达兰溪，这时是1949年的5月中旬，当时兰溪已于5月初解放。

解放初期的兰溪，地方上还残存反动势力，并有土匪流窜。在建立革命政权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宣传教育人民群众，一方面还要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我被派往女埠区工作。先到女埠任区委书记的是宋秀峰同志，但不久，据说该地区土匪活动猖狂，组织上为了加强力量，才决定调我去任副书记。为了到地方工作，我虽在省委党校学习一个月，后来又到金华地区开会。公布我的任职是在学习之前，直到1949年10月上旬，我才到女埠工作。

女埠是一个古老的小镇，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反动势力也有社会基础。恶霸单茂根、反革命分子童小来等人便是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他们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捣乱，企图颠覆

新生的革命政权。女埠镇周围还有土匪，这里的群众当时思想还有顾虑，不敢揭发。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我们向群众作宣传，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当时我住在下街一位老妈妈家里，他的儿子王邦辉同志也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9年10月底发生的女埠匪特暴动，是解放初期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同反动势力较量的一件大事。我们牺牲了9位同志，他们为保护新生的革命政权，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女埠暴动的前一天，我在女埠区委开会，魏怀仁传达上级文件。当时上华已发生暴动事件，要求我们次日在女埠做好农民群众的工作。会后，我便到徐尚元、后地村开会，副区长夏德然同志留在女埠区里做镇上工作。当晚，我来不及赶回女埠，与警卫员等人便住在徐尚元村。次日早上，隔江相望，便听到女埠镇上沸沸扬扬，后来知道女埠发生了暴动事件，许多革命干部被围困，并有几人被害，情况非常紧急。我们一行五人便赶快从石埠岭山上转回兰溪城里，向上级报告。原来上级领导指示我们对群众闹事不可开枪，现在看到我们的同志已被害了，我们很着急，要求部队配合行动。部队当即给了我们一个班，急急地赶往女埠。在水神码头，便见围观群众中有几个人在煽动，高喊“打倒北方佬！打倒区政府”的反动口号。气焰十分嚣张。我便对部队同志说，打那个跳得最高的，当即连发两枪，一人被击毙，一人被打伤。这时围观群众四散，群众大喊，解放军大部队来了，匪徒也匆忙逃窜，暴乱很快就平息了。暴动要犯商会长刘庆云等人后来被处决。

在这场暴乱中，区委委员李传济，县民运部副部长魏怀仁、乡长戴治、乡农会主任胡友山、泽基青年干部郜寿清等人先后遇难。

当时，兰溪还有几处也出现暴动事件。上级领导同志十分关

注，省委宣传部长林乎加会同省公安厅同志专程前来兰溪，并到女埠了解过案情，金华地委副书记卜明同志也来调查。后来，他们把这次暴动定性为匪特暴动。当时卜明同志有专文介绍这次暴动的概况，编入《华东汇刊》。

1950年秋，我们在女埠搞土地改革试点，在宣传减租减息的基础上，我们先开会讲党的土改政策，下街村的王邦古、王全荣两人自觉把田契送到农会，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使土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那时分田地的权力一切归农会，我们不插手，只是在划分成份时，我们要摆条件，掌握政策，同时贯彻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我们在土改前后，二次推选开明人士王邦古、王全荣出席兰溪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誉。因为他们在土改中表现较好，态度明朗，与反动势力无牵连。他们两人都是七旬老人。王邦古原来每天早上在家里念经，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念经干什么用？念经能有饭吃吗？他表示以后不再念经了，思想上有了转变。王全荣是以经营工商业为主的商人，退休养老，为人老实。

1952年6月，我调离女埠区，又到省委党校学习。我在女埠工作不到3年，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做了一点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写于1994年8月26日

# 南下兰溪前后

张元昌口述 蔡斌 汪敏整理

1949年2月下旬，春节刚过，人们都沉醉在既欢乐又紧张的气氛中，一方面为解放大军节节胜利高兴，一方面又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而忙碌。

我是在山东省临沂县爱山区做武装工作的，当我正在南沙沟村开民兵会议时，突然通知我立即回去。我回去后，由县委马秘书找我谈话，他讲：“你们指导员、区长都南下了，都先走了，现在人数还不够，组织上确定叫你也去，你看怎么样？”

“服从组织分配，我没有意见”。

“思想有顾虑吗？”

“没有顾虑，干革命嘛，组织上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你要不要回家去看一下”。

“不用啦，家里还有一个老娘，她知道我南下，肯定不让我去的，还是不回家为好。”

马秘书高兴地说：“那好吧，明天咱们一起到县委去报到。”

我在县里住了两天，马秘书对我说：“还有六个同志，你负责带领一起去。”并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叫我带他们到枣庄西马公村临沂县南下干部中队找黄家琪同志。我们七个同志欢天喜地，步行了两天，到了马公村，找到黄家琪，他把我们编在第一纵队第四大队第四中队。编队后，整天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中队部还建立了党支部，许肃任支部书记，颜寿山、黄家琪、彭志

明任支部委员。全中队南下干部编成六个班，从县级机关调来的干部为一个班，其余五个班，都是从区里选拔来的。机关班班长诸庆评、通讯班班长班清喜（整休后调换席自宽担任）、炊事班的事务长叫梁延美。

我们这些从四面八方抽调来的南下干部，服装很不整齐。整休后，上级发给每人二套草绿色军装，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这一下，便没有老百姓称我们“便衣队”啦。这样，由解放军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对外称“南下干部纵队”，对内是南下干部党校。

南下干部党校设在枣庄市西薛城北的马公村。学习生活很正常，大队、中队经常召开大会，向我们传达《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和毛主席的报告。大队干部经常来上课，我们最喜欢听大队长杨沅时的报告（他原是山东苍山县委书记，后来到金华专员公署当专员）。他在报告中对我们提出要求，要把党的革命任务，当作终生的奋斗目标，为江南人民服务，为江南革命、建设服务，鼓励我们要象柳枝一样，插到哪里，在哪里活，插到江南去，就要在江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学习的文件主要是毛主席《目前形势和任务》，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每个干部要遵守铁的纪律。

1949年4月中旬去马公村准备南下。每个人背了一个用白土布缝起来的大米袋，装上10至15斤大米，每人一袋，加上行李就有20多公斤啦。从薛城步行经过徐州，直到苏北淮安住下来休整。住了四天，接到命令，解放军已于4月21日渡江，干部纵队要迅速前进。我们立即出发，走了一天，又接到南京解放的消息，这下，更鼓舞了我们的劲头，速度越走越快，巴不得一下子就赶到江南，快速前进，每天都跑上七、八十华里。

越过扬州外围，我们住下来找柴火烧饭，好不容易找到当地老乡才得到解决。天亮了，准备吃完早饭就上船渡江。那里知道，该死的反动派还要垂死挣扎，竟派来飞机向我们扫射，迫得我们饭也吃不上，船也上不了。敌机刚走，我们立即渡江，结果敌机又来了，弄得我们整天吃不上饭。一直到下午四时才吃饭，上船渡江。

在船上我们看到有一艘英国军舰，停在那里，谁也不睬它。过江后，到了镇江，这个城市才解放两三天。这时，天下起雨来，我们冒雨连夜沿着江边的马路前进，浑身打得水淋淋的，谁也没吭一声，衔枚疾走，飞速前进。第二天上午 9 时，赶到一个村庄休息，年轻的同志又跑到 5 华里外新丰火车站运回大米。吃完饭又赶路，连夜摸黑跑步前进，赶到苏州郊区。当时，上海没解放。我们在这里住了 3 天。后来，我们乘运河的小木船继续南下，经过湖州到达杭州。

5 月 6 日，我们在杭州拱宸桥住了下来，杭州刚在 5 月 3 日解放，我们就在杭州纺纱厂的大礼堂里听取了谭震林同志“关于目前形势和接管工作报告”。经过 4 天的学习讨论，乘上火车到达金华，住在金华大桥头的一家酒厂里。

我们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坐火车，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梁延美同志，不在火车椅子上坐，而是睡在上面行李架上去，结果火车开得快，他就叫了，“你们叫开火车的开慢一点，不要把我的老命交给他了。”引得哄堂大笑。

到金华后，又有张利一、耿树兰、赵魁同志调到我们中队来。上级宣布，第四中队接管兰溪，并任命县委领导成员：县委书记许肃，县长颜寿山，组织部长黄家琪，民运部长张利一，公安局长彭志明，由这五个同志组成县委。由金肖支队杜子文领路，沿铁路步行，于 5 月 22 日下午 4 时到达兰溪。从南门外，穿过今天的

人民路、延安路到县政府。我们都带着短枪，老百姓看了说：“这些是解放军的干部”。

当时，共有干部 71 人，加上 8 名警卫通讯员，6 名炊事员，共 85 人。

5 月 23 日上午，由军管会召开会议，向我们介绍了兰溪解放前后的情况。散会后，并请我们到天然饭店（现供销商场）吃中饭，共有 10 多个菜，我们也是第一次才尝到的。晚上我和许公玺两人住在宿舍里，他想抽烟，但身边没火柴，他就拿起旱烟管凑着电灯泡，吸了半天也没着，开口骂道：“怎么搞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他一下把灯泡拔了下来，险些而触电了，后来找来电工，才把它修好。

5 月 24 日，县委召开南下干部会议，会上公布了县委、县府、各区区委负责人名单。县委领导成员除地委已经公布的外，另外增加宣传部长胡一元、县委书记张秀峰、民运部副部长魏怀仁（土匪暴动时在女埠牺牲）、团县委副书记赵魁、县妇联主任耿树兰。教育科长杜子文、民政科长刘宗哲、粮食局副局长李月夫、女埠区委书记宋秀峰、区长夏德然、永昌区委书记雷清坤、马涧区委书记许公玺、区长张元昌、万坛区委书记张富太、区长陆兆奎、宣传委员冯老叶（剿匪时牺牲）、游埠区委书记梁玉培、区长邵泽盈。城区区委书记王一民、区长朱仕忠（城区在十一月份改为兰溪市，市长彭志明）。同年六、七月份，永昌、游埠两个区划出部分乡，建立兰西区、后仁区。1950 年又把马涧区划出一部分成立香溪区。女埠区委书记宋秀峰调任他处，任命杜桂芝为区委书记，张云生为组织委员，李传济为民运委员，申锡亭为马涧区委组织委员，徐慎敬为民运委员，兼柏社乡乡长，高玉春任宣传委员，兼香溪乡乡长。上官仁为马涧乡乡长。

1949 年 5 月 2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12 军侦察营派了一个

班，接我们到马涧区开展工作。因我在马涧主持工作，当时，县委给我们布置两项任务，一是征粮，二是剿匪。我们分头深入各村，发动群众，宣传征收农业税政策，讲清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保证粮食供应的重大意义，经过反复宣传，很快就完成了县里下达的八万斤粮食征收任务。

那个时候，马涧山高林密是个土匪窝。据调查实力最强的是国民党 203 师，师长金式，有三个团 14000 多人，武器装备现代化，大都是美国造的，曾被我解放军在龙游消灭一个团，在义乌、永康消灭一个团，还余下一个团在金华岭下朱、曹宅投降了八百多人，剩下的与师部合并，还有一千多人，都是些骨干。由金“师长”亲自带领从太阳岭到达梅江。他是梅江殿前人，经过我们清剿后，他们逐步潜伏下来，改编成为八婺纵队。有三个支队，邢小显为金华北山支队长，陈志信为金华南山支队长，丁谷为马涧北山支队长。我们重点抓八婺纵队警卫第二大队。方自仁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有三个中队活动十分猖獗，经常抢劫杀人，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我们只好白天在村里，晚上经常住在山上。

土匪气焰嚣张，方自仁这三个中队，还经常扰乱马涧、石渠一带乡村。方自仁的岳父是石渠乡伪保长吕金坤。他们甚至偷袭马涧区委、区公所，并且扬言，抓到许公玺赏给大米二百担（即 20000 斤），抓到张元昌赏给大米一百五十担（即 15000 斤）。他们丧心病狂地杀死了李庄农会主任和一个积极分子方金漫。另外，还杀死两个老百姓，把头割下来挂在石渠大街上示众，说是“土共”分子。我们认为土匪如果不消灭，政权就不稳，老百姓就不安宁，因此一定要配合解放军，敢于剿匪。

对土匪的暴行，老百姓是恨之入骨的，纷纷要求政府狠狠打击。

9 月 26 日夜晚，方自仁带了 10 多个土匪到姚塘下铁甲山

庙里住宿。当时，马涧区文书郑伟的父亲前来报告，方自仁今天夜里住在姚塘下铁甲山庙里。当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马上派解放军一个排三个班共三十多人，由郑伟父亲带路，偷偷地摸上山，把他们包围起来，没等土匪岗哨问话，嘴巴已被闭住了，一举冲进山庙，数十支枪一齐对准土匪，高声齐喊：“缴枪不杀”。方自仁睡在稻草堆里，梦中惊醒，来不及翻身，已被两双铁手抓住，捆个结实，关押在石渠。

死心塌地的邢小显等土匪，得到方自仁被抓的消息，竟准备了汽油，扬言要“烧掉石渠村，救出方自仁”。

我们提高了警惕，把方自仁押到县里，关押了一个多月，经过审讯于当年 12 月 20 日押回石渠，在石渠村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枪毙了恶贯满盈的土匪头目方自仁。这是兰溪第一次镇压土匪，老百姓拍手称快热烈拥护。

经过这场斗争实践，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要巩固政权，必须严惩反动派。

时间过得真快，一桩桩往事，好象就在眼前，一瞬已是 45 年了，如今一道南下的同志，在兰溪的还有朱崇苍、高玉春、许公玺、夏京林、杜桂芝、夏德然、张云生、王秀臣和我等九人，而新的接班人已经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了，后继有人，果真是插在江南的柳枝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啦。

写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五日

## 南下兰溪农村二三事

王秀臣口述 谷子房整理

“钟山风雨起苍茫，百万雄师过大江。”那是1949年初春，正是江南桃红柳绿，莺飞草长，生气盎然的季节。就在这个大好春光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千帆竞发，横渡长江，势如破竹，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解放大江南，解放全中国的伟大革命事业。

1949年2月，我奉命从山东省临沂县洪水区委调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干部纵队，随解放军华东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渡江南下。同年5月解放浙江兰溪，到达兰溪后，组织上先分配我在兰溪县总工会从事工运工作。后来上级提出要坚决贯彻执行“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6月份又被调入中共兰溪县委农村工作队女埠区工作组任组长，带领8名工作组员一起进驻了女埠乡泽基村。根据当时兰溪县委的工作部署，要求我们农村工作组完成三项任务：一是向广大农民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农民觉悟，动员农民向国家缴纳公粮，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是组织农民协会，向农村土豪劣绅作斗争；三是建立民兵队伍，开展剿匪斗争，保卫革命胜利成果。由于兰溪刚刚解放，农民群众没有组织起来，因此，开展农村群众工作困难重重；再加上自己来自山东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当南下来到兰溪工作时，遇上的头一个难题就是与兰溪群众的语言不通，衣